

古石刻零拾

古
石
刻
碑

拾

廿三年十二月

宏庚



予嘗謂治史有二道焉。審世運之推移，究文化之同異，辨興衰之因果，繫古今之綱領，此以窮理之態度治史者也。自劃於時間之一片段，置身其境，靡所不觀，靡所不搜，靡所不問，日受浸漬與薰染，恣意神遊而冥會，久乃深入其閭奧，攝挹其精魂，而豁然洞見一森總之小宇宙，其間萬物，輪廓如削，以此灼觀，而述一人之史，則若髣髴老友之平生；而述一地之史，則若追摹故鄉之景物；而述一事之史，則若自叙縈牽夢寐之舊迹。此以審美之態度治史者也。

古遺物於史學之裨助，唯以審美態度治史者感之最切。先民手澤血汗之所留，鮮能不洩露其心靈之消息，而物質環境與吾人之生活間，自有其易會而難狀之融和。不認取此之融和，則遺史事之神彩。讀杜子美詩者，若能想像其衣冠器用，居室之形狀，及其所游長安洛陽街市之景況，則於瞭解與欣賞之增進者爲如何！使更能得子美詩稿家書之手跡，則其品性之展現於吾人目前者更當如何親切而活躍！

以審美態度治史，則於過去之認識，力求具體而有時不厭其瑣，然此非以窮理態度治史者之所需也。吾敢斷言，由後者之道，則春秋以後之史，其有待於古遺物發現之補益者蓋甚微。今世學者多能言古物學於史之重要，而實罕以審美態度治史之人。此古物學之所以未得其用也。唯以審美態度治史者爲真能欣賞古遺物。愛好古遺物而窮索其歷史之因緣，則亦庶幾乎以審美態度治史矣。

予友容希白少耽金石之學，壯而彌篤，由文字而及器物，更進而及於史蹟。二十年來其考訂古器物及其銘刻之作，先後有金文編，金文續編，寶蘊樓彝器圖錄，武英殿彝器圖

錄，頤齋吉金圖錄，殷周禮樂器考略，秦漢金文錄，殷契卜辭諸書。近又以餘力譌集古石刻，零拾一編，其所甄擇，以文字精美，有裨於史；或新出土，而世罕知；或舊雖著錄，而流傳不廣；而皆爲持審美態度治史之學人所當快覩者爲準。擬隨搜討所獲，分集印行。刻文與史藉有關者，悉廣爲鈎稽考釋。此集計收周詛楚文，秦泰山刻石，漢袁安碑，袁敞碑，魏蘇君神道，素下殘石，晉左棻墓誌七種。前二種原拓皆佚，一錄自絳帖及汝帖，一錄自絳帖，後五種則皆河南新發現者也。左棻，左思之妹也，其墓志載兄嫂與姪女名。予讀希白之考釋云「思……子女及妻，本傳皆不載，二女紈素，惠芳之字，則見於思之嬌女詩。刻畫二女嬌縱之狀，視杜甫北征歸來時，癡女狼藉畫眉，挽鬚問字，風趣過之。今讀此誌而憶誦此詩，如二女活躍紙上。」信乎希白之意趣，有超於古器物之外者也。由古器物之愛好，進而至於以審美態度治史，希白儻有意乎。廿三年十一月張蔭麟。

秦丞成朝那詛楚文書

于森嗣王詒申吉王圖辟

佳其宗祝詔鬯又敷告于

不顯太福王咸乃大涉乃

泚乙底樹王彘相止多臯

晉我失君默台又樹成王

是繆多咎心兩邦乙查絆

乙部 因 衿 乙 祭 豐 白 葉 繁
子 孫 中 相 爲 不 和 親 如 不
顯 大 福 王 咸 大 涉 久 湫 而
斯 焉 今 樾 王 益 相 爾 回 泰
頤 涇 夫 是 劉 宣 多 競 如 變
輸 豐 材 內 止 鼎 赫 肅 不 辜
井 戮 仲 秋 幽 刺 親 戚 拘 圉

其科斗真皆冥室櫝棺也
中叶世影同時又心不忠
皇天上帝文不顯大福王
咸大沈又沈也上岑彫威福
而兼倍十八世上詛盟率
皆侯上兵乙割我欲戮
戎我社禩戎威我百世末

義漢皇天上帝及不顯大
福王咸太沙久湫止邱祠
止乙圭王義牲誅取谿邊
城新野及鄉奇教谿不諤
日可令乂志與其鼎張鈴
帝慰師中庭兵奮奮士盛師
乙福谿邊諤將卻爭其財

王師久帝己輪速
赫相且淋支自翰唯
相且淋支自翰唯
上田幾顯大亦禮使上
信聖我邊城壽亨仰樹
祖替石樹樹樹樹樹樹

享乙酉孟冬福生咸福

步相爲本初親也夫福而
則王今植千公相再回禱
得至喜臨此井耕不害叶
影同路不甲不馬皇天正
帝自田咸大誠文獻出令
助威福而集福十八世出祖

聖
德
普
照
乙
酉
年
春

社
稷
成
其
一
日
生

禾
熟
祀
祠
上
幸
土
幸
其
牲
取
焉

過
城
新
穀
登
其
結
不
謂
日

可
今
子
春
穀
其
一
日
生

齊師中庭兵奮士盛師乙程
齊師將欲退其財歸唯是
齊師將欲退其財歸唯是
齊師將欲退其財歸唯是
齊師將欲退其財歸唯是
齊師將欲退其財歸唯是

詛楚文考釋

一 原石之發見

秦詛楚文世有三石。道董一爲巫咸文，宋嘉祐間，發見之年未詳。蘇軾作鳳翔八觀詩，在嘉祐六

年，相距當不甚遠。得于鳳翔開元寺土下，移置太守便廳。蘇軾爲賦詩，並謂「秦穆公葬于

雍橐泉祈年觀下。今墓在開元寺之東南數十步，則寺豈祈年之故基耶？」徽宗時，取歸御

府。施文總三百二十六字，滅及漫不可辨者三十四字。以大沈久湫文相參，其滅完字適相

補，而以古文攷之可盡讀。葉石二爲大沈厥湫文，治平中，渭之耕者得之于朝那湫旁。熙寧

元年，造畢蔡挺帥平涼，施乃徙置郡廨。葉石後携以歸南京，施藏故樞副敏肅蔡公屋壁。後七十

一歲，故第燔毀。武略大夫汝陽李伯祥來宰宋城，雅好古文，徙置郡廨。蓋紹興八年也。造畢

道謂初得大沈湫文于郟，又得巫咸文于渭，蓋誤。文三百一十八字。王順三爲亞駝文，在洛陽劉忱

家，施文三百二十五字。王順

巫咸文見于古文苑，章樵註謂：「此編旣云唐人所藏，於佛書龕中得之，則唐時此文

已流傳於世。惜無名士如韋應物韓退之輩題詠，故其名不顯。按巫咸在解州鹽池，與古雍

相遠。盟石以告神，或瘞於土，或沈於水，皆當在本所，如告久湫文得于朝那湫旁是也。告巫

咸文不應遠在古雍。以是推之，此石出於唐之前，後復湮沒於祈年觀下，至近世而復出，理

無可疑。」其說甚辨。

二 詛祝之制度

詛祝之職，見于周禮春官：有「詛祝：下士二人，府一人，史一人，徒四人。」鄭玄注云：「

詛，謂祝之使沮敗也。「春官詛祝云：「詛祝：掌盟，詛，類，造，攻，說，禴，禴之祝號。作盟詛之載辭，以叙國之信用，以質邦國之劑信。」此爲詛祝之職，代國家作詛祝之事。又秋官司盟云：「司盟：掌盟載之灋，凡邦國有疑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，北面詔明神，既盟，則貳之。盟萬民之犯命者，詛其不信者，亦如之。凡民之有約劑者，其貳在司盟。有獄訟者，則使之盟詛。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，共其牲而致焉。既盟，則爲司盟共酒祈脯。」此爲司盟之職，司萬民盟詛之事，以助法所不及，以濟訟獄之窮。周禮一書疑爲晚周人之作，述理想之政制，然每每有歷史事實爲之質素。左傳隱公十一年：「鄭伯使卒出緹，行出犬雞，以詛射潁考叔者。」杜預注云：「百人爲卒，二十五人爲行。」而左傳叙是年「秋七月，公會齊侯、鄭伯伐許。庚辰，傅于許。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，子都自下射之，顛。」鄭伯不追求射之者而行詛，故「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。……邪而詛之，將何益矣。」然則詛法蓋出犬雞與緹而詛于神。周禮所記詛祝于神，在春秋蓋有行之也。又人君與羣臣有詛法，如左傳襄公十一年：「季武子將作三軍，……乃盟諸僖閔，詛諸五父之衢。」定公六年：「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，盟國人於亳社，詛於五父之衢。」是也。春秋記國與國會盟之事爲多，而國與國間詛祝之事則未之見。此詛楚文昭示吾人詛之實事，周禮所謂「盟詛之載辭」，庶于此見之。其辭刻于石，由宗祝以吉玉宣璧告而沈之，此其制也。此文爲秦惠文王時事。至秦始皇時，則有祕祝之官。史記封禪書記秦時祝官云：「祝官有祕祝，卽有菑祥，輒祝祠，移過于下。」時已并兼天下，無需有詛祝他國之事。祕祝之官與周禮春官所謂「詛祝」相彷彿。殆本周之舊制。至漢書郊祀志下云：「太初元年，是歲西伐大宛，蝗大起，丁夫人雒陽虞初

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。」其所謂方，或卽秦詛楚之遺法。然則此文不啻供給吾人以先秦宗教史蹟之實證，且明漢代以方詛匈奴大宛之有所本也。

三 文字之校釋

詛楚文趙明誠謂其「文詞字札，奇古可喜。」馮雲鵬謂其「詞氣橫縱似國策，篆法淳古似鐘鼎。」余則謂絕似左傳成公十三年，晉侯使呂相絕秦書：如「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，寔繆力同心，兩邦以壹，紕以婚姻，衿以齋盟。」與「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，戮力同心，申之以盟誓，重之以昏姻。」同也。「欲剗伐我社稷，伐滅我百姓。」與「殄滅我費滑，散離我兄弟，撓亂我同盟，傾覆我國家。」同也。「遂取吾邊城新鄆及郕，長款，吾不敢曰可。」與「入我河縣，焚我箕郛，芟夷我農功，虔劉我邊垂，我是以有輔氏之聚。」同也。而「不畏皇天上帝，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光列威神。」與「昭告昊天上帝，秦三公，楚三王。」其盟詛之意，若合符節。其數楚王之無道，與尙書泰誓牧誓武成武王數商王受者畧同。「刑戮孕婦，」與「剗剔孕婦，」亦同列爲罪狀之一矣。

巫咸文初出，頗有漫滅。至厥湫文出，刻畫完好，爲訓釋者遂衆。元祐間，張芸交，黃魯直，皆以今文訓釋之，然小有異同。趙明誠至葉石林，三文音釋頗備。施宿今可得見者，在宋則有王厚之，古文苑董道，廣川書跋姚寬，西溪叢話在明則有都穆，金薤琳琅在清則有王澐，虛舟題跋吳玉搢，金石存馮雲鵬，金石索諸家，而以王澐之說爲最詳。茲校釋如左：

又有秦嗣王，敢用吉玉宣璜璧，使其宗祝邵馨布愍，董作忠云：「一作愍。」汝帖本闕此字。告于不丕顯大沈久厥湫，董云巫咸本作「不顯大神巫咸。」亞駝本作「不顯大神亞駝。」絳帖本及